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述

述字懷祖，渾弟湛之孫，襲父承爵藍田縣侯，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歷康帝驃騎功曹，除宛陵令，庾冰請爲征虜長史，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謚曰簡，有集八卷，

慶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光色明朗，玄象曜煥，表爾休祥，率土民庶，慶賴罔極，藝文類聚一

上白麏表

所領阮藻之于江寧縣界得白麏一頭，毛色鮮潔，異于比類，信斯

誠嘉祥也。（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七）

上疏乞骸骨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于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晉書王述傳）

婚禮應賀議

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通典五十九。永和三年納后，王述議）

立琅琊王議（穆帝升平五年）

推宗立君以爲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奔競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肩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榦固康皇帝既受命于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于所授主上宜爲康王嗣通典八十

與會稽王昱時放之求爲交州朝廷許之

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晉書温嶠傳

與庾冰牋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耶將爲情耶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耶方今彊胡陸梁當稸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

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闞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咸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晉書王述傳

下主簿教

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于外餘無所諱世說賞譽篇注

監田主簿諱諱教云云

答諱

惟祖惟孝、四海所知、過無復諱、御覽五百六十二引語林王監田作會稽外諱諱答曰云云

王臻

臻、述從弟、簡順皇后少弟、拜崇德衛尉、領博士、

太后爲親屬舉哀議

于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于朝堂、通典八十一褚太后爲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

太后前爲褚衞軍劉夫人舉哀于式乾殿、至尊于朝堂、今宜依故事上同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述子、簡文爲撫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徵拜侍中、領本州大中正、孝

武帝卽位、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尋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卒、追贈尚書僕射、安北將軍、諡曰獻、有集七卷、

將之廣陵鎭上孝武帝表

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于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疏遠、非至親自爲疏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

之由令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忠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于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晉書王坦之傳

荅謝安書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

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㠯此爲濛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㠯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晉書王坦之傳

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

夫天道㠯無私成名二儀㠯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㠯成功聖人所㠯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㠯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于期當匿迹在于違顯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

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于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道之道公出于天地謙伐之義險巇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于謙哉晉書王坦之傳

與某書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示其意良不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坦之惶恐言淳化閣帖三

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宴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搆之

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于兼忘、應物在乎
無心、孔父非不體遠、㠯體遠故用近、顔子豈不具德、㠯德備故膺
教、胡爲其然哉、不從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懋于羲農、衘教
者衆、故義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
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
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㠯
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寤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
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敎禮㠯崇化、日用㠯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
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恠、故所遇而無
滯、執道㠯離俗、孰踰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
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㠯爲風乎、且卽濠㠯尋
魚、想彼之我同、推顯㠯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
撫契、仰彌高于不足、寄積想于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詞其

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晉書王坦之傳

沙門不得為高士論

高士必在于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世說輕詆篇注、王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此論、其大略云

王忱

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坦之第四子、太元中、爲吏部郎、歷驃騎長史、出爲建武將軍、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荊州、卒、贈右將軍、謚曰穆、有集五卷、

郊祀明堂議

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宋書禮志三、太元十二年吏部郎王忱議）

王欣之

欣之、逖從子、爲豫章太守、太元初拜光祿勳、

君臣同謚表（太元四年）

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通典一百四）

王濛

濛字仲祖，渾從曾孫，司徒王導辟為掾，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不就，從中書郎，轉司徒左長史。有集五卷。

議立奔赴之制 咸康中

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敘之地，遠于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概者，懼非通制。請王畿已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于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郎吉之後去職，不及因事，無所貶責，萬里外，已再周為限，自此已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通典八十 咸康中司

徒西曹屬王濛議

申述前議

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于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

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通典八十

致王導牋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天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合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晉書外戚王濛傳

牋

濛死罪諸葛僕射之弟以情料之當非至困者欲斂其時吏無一在者便以下官牋答之濛死罪古刻叢鈔

王脩

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濛子為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

賢人論

或問易稱賢人黄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傾一梁一豪之傾一梁雖于理有損不足吕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于賢人何有損之者哉世說文學篇注引王脩集

王恭

恭字孝伯小字阿甯濛孫歷著作佐郎祕書監中書郎吏部郎建威將軍太元中爲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吕后兄擢都督兖青冀幽幷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鎭京口改號前將軍尋降號輔國將軍安帝即位吕爲安北將軍不拜舉兵討王瑜等爲會稽王道子所殺桓玄執政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有集五卷

讓太子詹事表

今皇儲始建，四方是式，擬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豈臣最庸所可叨忝。北堂書鈔六十五引晉起居注 兩條又見御覽二百四十五

抗表罪狀王國寶

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忱，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于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靦然，了無戚容，夜乃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見于外，莫不聞知。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過于讎敵，樹立私黨，遍于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與其從弟輔國將軍王緒同黨頑凶，狂狡共

策晉書作晉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

相扇連入，理不濟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臣諸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晉書王恭傳　魏書晉司馬德宗傳

與沈警書

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宋書沈約自序

與沙門僧檢書

遠持兄弟至德何如。高僧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二十九終

全晉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偉

偉字世英馮翊人仕魏文帝明帝爲尚書郎後參大將軍曹爽軍事入晉爲征南軍司有景初麻三卷桑丘先生書二卷時務論十二卷

上景初麻表

臣覽載籍斷考麻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麻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

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恊時司麻不恊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于春秋譏褒貶糾黜司麻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于是改正朔更麻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麻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麻初其麻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麻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麻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麻數

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厤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夏自軒轅，則厤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厤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厤，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厤。臣之所建景初厤，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厤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為厤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晉書律厤志，下宋書厤志

一

厤議

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厤之本法

而懸聽棄法之末事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于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晉書律厤志中黃初中楊偉議云云）

諫明帝治宮室

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魏志曹爽傳注引世語）

時務論

轡策羈縶之具設雖剛怒礙戾蹄齧之馬若足（一作若是）拘縶鞅口啣轡勒銜策必至則蹀躞循軌（御覽三百五十九）

賈充

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子太和中襲爵陽里亭侯拜尚書郎後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

事轉右長史以從征諸葛誕功進爵宣陽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弑高貴鄉公及陳留王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加散騎常侍晉國建封臨沂侯武帝即王位拜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尋代裴秀爲尚書令改侍中出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不行遷司空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末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伐吳吳平增邑八千戶太康三年卒追贈太宰禮官議謚曰荒不納謚曰武有集五卷

表裴頠

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 晉書裴頠傳

辭大都督表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

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晉書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

請召還諸軍表

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

齊王攸爲弘訓太后服議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于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晉書賈充傳

衛瓘

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案左思傳有陳留衛瓘，乃衛權之誤。魏尚書覬子。明帝時，襲爵閿鄉侯，爲尚書郎，徙通事郎，轉中書郎，高貴鄉公時，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轉廷尉卿，尋持節監鄧艾鍾會軍

事行鎮西軍司。蜀平。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晉受禪。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徙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太康中。遷司空。領太子少傅。進太保。惠帝初。錄尚書事。輔政。爲賈后矯詔所殺。謚曰成。有論語注八卷。

請議郄詵假葬除服表

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曰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通典一百三太康中

請除九品用士斷疏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

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晉書衛瓘傳，太康中瓘與太尉汝南王亮上疏）

奏免山濤

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晉書山濤傳）

奏請贈鄭默三司

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晉書鄭袤附傳）

與某書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盡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情甚踴躍。旦望州里上頌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昨自（一作得）白不具。瓘惶恐死罪。（淳化閣帖二）

與魏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晉書魏舒

傳舒已司徒劇陽子逖位還第司空衛瓘與舒書又見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衛恆

恆字巨山，瓘子，咸寧中辟司空齊王府倉曹掾，泰康初轉太子舍人，歷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惠帝初與父瓘同遇害。

王昌前母服議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若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復。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倉曹掾衛恆議云云　案王昌事詳前竟陵

王林 文 書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去邪？恆白。淳化閣帖二

四體書勢

古文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義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

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案有脫文）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

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晉書衛瓘附傳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

篆書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小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

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㠯摹印也六曰鳥書所㠯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㠯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㠯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當有缺文）鍼（缺）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虫蛇之棼緼揚波振撃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

騁遐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于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晉書衛瓘附傳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又蔡中郎集又水經注河水四又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引蔡邕篆勢

隸書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

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吕
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吕勤書自効
是吕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吕釘壁玩之吕爲勝
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宫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大字邯鄲
湻宜爲小字鵠謂湻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
弘教于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湻鵠不同然
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小
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
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
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
飛煙嶄巖巑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

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晉書衛瓘附傳魏志武帝紀注又劉劭傳注

草書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藝文類聚作後染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于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初學記作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初學記作先）簡略應時諭指周于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黜點䵷（此五字初學記但作或黝點染四字）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高而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初學記作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岸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晉書衛瓘附傳魏志劉劭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又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草書勢兩條）

衛展

展字道舒，恆族弟，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元帝稱晉王，以爲大理。及建號，拜廷尉，卒贈光祿大夫。有集十五卷。

陳諺言表

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初學記二十

上書言祖父不合從坐

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于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于當今，著

爲正條則法差簡易（晉書刑法志展爲晉王大理考摭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云云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又通典一百六十四）

上言宜復肉刑

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晉書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八）

衛嶼

嶼瓘九世孫爲散騎常侍嗣江夏公

上表自陳

臣乃祖故太保瓘于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菑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

頁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都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既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案當作伯子傳義熙九年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清河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終

全晉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荀顗

顗字景倩，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彧第六子。仕魏爲中郎，拜散騎侍郎，遷侍中。齊王時，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時，進爵萬歲亭侯，拜僕射，領吏部。陳留王時，遷司空，進爵鄉侯，後封臨淮侯。晉受禪，進爵爲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卒，謚曰康。

議故吏爲舊君服表

禮，臣爲君斬縗三年，與子爲父同。已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已敦風崇教。令使仕者反服舊君，于義爲弘。通典九十

昌邑侯滿璋庶妹服議

諸侯絕周，大夫絕緦，然則尊同，周已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

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 通典九十三

賜謚議

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 晉書

甲乙問議

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 晉書禮志中太尉荀顗議

荀崧

嵇字景猷或云孫泰始中襲父頵爵廣陽一作安陵鄉侯補濮陽王允文學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簒位轉護軍司馬給事中遷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又遷侍中中護軍洛陽陷奔密族父藩承制以爲江北監軍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改封曲陵公元帝卽位徵拜尚書僕射轉太常王敦表爲尚書左僕射明帝時加散騎常侍領太子太傅王敦平更封平樂伯坐事免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遷右光祿大夫領祕書監卒贈侍中謚曰敬有集一卷

上疏請增置博士

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

古今行爲世表者須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顧斯道隆于百代之上縉紳詠

于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于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于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于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時劉

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宋書禮志一 又晉書荀崧傳 通典五十三 皆有刪節

議王式事

禮。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案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並無名例。若以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繼就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通典九十四大興三年太常曲陵公荀崧駁都尉蕭輪議云云

議上元帝廟號

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于太戊。功

惠遇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晉書荀崧傳）

荅卞壺論劉嘏同姓爲昏

如嘏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輿鄭玄高儁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嘏不應見責（通典六十）

與王導書

三年當大禘愍帝已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更重四代所以爲疑處也（通典四十八）

與王敦書

誠以長蛇未翦別詳宗祖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宜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

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晉書荀崧傳

荀勖

勖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仕魏為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除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遷廷尉正、參大將軍文帝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進侍中、封安陽子、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進光祿大夫尚書令、卒贈司徒、謚曰成、有集三卷、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偉、應淯和而延育、藝文類聚八十七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爲李胤爲司徒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潔，堪處台輔。（御覽二百八引荀勖對詔）

爲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巳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晉書荀勖傳：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闕，勖表陳，從之）

讓尚書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曰：丞相御史爲冠。今者尚書令總此三務，非臣駑闇所宜忝竊。（書鈔五十九引荀勖集）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敕已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于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已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

俗所重、（御覽二百六十五引荀勗集）

奏校試笛律

中所出御府銅管二十五具、太常樂部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名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云、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已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則、不可知也、（藝文類聚五、御覽十六並引晉諸公贊、又見晉書律厤志上、又見宋書律志）

奏條牒諸律問列和意狀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

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攷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經禮，于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勖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于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

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為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廟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于饗宴殿

堂之上無廟懸鐘磬以笛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于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趣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

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謹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于制爲雅。（晉書律曆志上、宋書律志）

奏諫用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

晉武帝時，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勑奏曰：為（御覽二百二十二引荀勖集）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恐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內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

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晉書荀勖傳

甲乙問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㒰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㒰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㒰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晉書禮志中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問

王昌前母服議

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㒰爲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㒰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㒰爲合宜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又陳遣王公之國議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干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于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晉書荀勖傳

省吏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

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忽使徼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

九寺可并于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㠯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實㠯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毀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晉書荀勗傳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㠯赴農功勗議㠯爲云云

爲晉文王與孫皓書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㠯爭彊于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㠯待旦將欲止戈興仁

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征討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同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于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于後乎是故旅師案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最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于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于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于大同雖重

干戈，固不獲已也。吳志歸命侯傳注引漢晉春秋

今餉雜色綾十端，㲲三端，細練十匹。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十六引兩條，又八百十八

答王琰書

王陶丘州人口癖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書鈔一百二十九

上穆天子傳序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

汲西發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謙曰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已不簡書及所新寫竝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謙序穆天子傳道藏本

荀組

組字大章勖子爲司徒左曹掾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惠帝時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引爲右長史倫篡位進侍中永興中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封城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永嘉末司空王浚承制以爲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建興初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行留臺事進封臨潁縣公尋爲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爲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及卽位以爲司徒大興初遷其屬南歸加錄尚書事永

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卒謚曰元有集三卷

議定父子生離哀制表

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已未指得亡死之日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已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推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絕滅于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已爲此非聖人不已死傷生之教也兩路相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已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斷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于禮者之禮也通典九十八

請議定改葬服制表大興二年

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墳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輕重斬杖者復有制齊衰三月緦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已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

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柩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曰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 通典一百二

霍原不應舉寒素議

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門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晉書李重傳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云云

荀奕

奕字玄欣組子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出爲鎭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淦令隨父渡江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成帝時卒贈太僕諡曰定

駁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

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

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禮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晉書荀奕傳

重駁

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道替莫肎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于國職爲全同上

駁讀秋令咸和五年六月

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臣華恆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所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二通典七十咸和五年六月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云

云詔可

元會敬司徒議

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尙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晉書荀奕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楨

楨字元幹，廬江灊人。魏太和中爲揚州別駕，正始中爲弘農太守，歷幽州刺史，拜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有集五卷。

許都賦

元正大饗，壇彼東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宋書禮志一

景福鬱𢙾，㠯雲起，飛棟烏企而翼舒。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乃然百枝，盛庭燎。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表省函關

易稱王公設險㠯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由尚矣。藝文類聚六引何楨集正始六年爲弘農太守表省函關

爲舊君反服議

禮爲貴臣貴妾緦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吕制服況嘗爲臣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吕爲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爲舊君服不論遊適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通典九十又宋書禮志二泰始四年尚書何楨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遊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

賤

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

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察其言事蝗之枚數可得而知也藝文類聚一百

玄壽賜名敘

新婦荀氏所生女吕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已其日又巳其時加卯甲乙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兹之三月吉之善時也又于易卦震値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

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旦日月豈依先祖之靈寶臨祐之玄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先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玄壽焉御覽三百六十二

何惲

惲楨子咸寧末爲揚州別駕累遷豫州刺史

與周浚牋

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晉書周浚傳浚隨王渾伐吳渾欲與王濬爭功惲牋與浚浚諫止渾不納

何充

充字次道惲孫王敦辟爲大將軍掾轉主簿左遷東海王文學進中書侍郎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與平蘇峻功封都

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徙丹陽尹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轉護軍將軍錄尚書事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固讓徙中書令康帝卽位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鎭京口入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穆帝卽位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又加侍中永和二年卒贈司空諡曰文穆有集五卷

賀正表

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 初學記四

請徵虞喜疏

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已傍綜廣深博聞强識

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晉書虞喜傳

奏言沙門不應敬王者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弘明集十二沙門不應拜俗事一

又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

詔震懼屛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讚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暢昭昭之名行費冥冥之潛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于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釋藏冠一沙門不拜俗事一

又奏

臣充等言臣等雖誠愚蔽不通遠旨至于乾乾夙夜思修王度竊苟執偏管而亂大倫邪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篤

者亡身不恪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于自然禮儀之節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于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啟（釋藏冠一沙門不拜俗事一弘明集）

褚太后敬父議

如褚所正可敕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廷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諭內外奉行（通典六十七）

與庾翼書

褚將軍遺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雖后父乃晉臣也宜用鄭議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云竇武雖受爵太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爲疑故忽大義乖錯褚裒既不拜便是

異姓太上皇也比魏魏亦庶姓不敢安通典六十七

何琦

琦字萬倫充從兄元帝時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補宣城涇縣令明帝時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以母憂去職服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辟不就詔徵博士不就簡文爲撫軍召爲參軍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並不行卒年八十二有三國志論九卷

請修五嶽祠升平中

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宋志作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而正立之祀，可以嗣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潛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于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宋志作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增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不黷正。（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五十五）

追駮江統許遐拜時遭喪議

夫正名者道理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衎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遺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覆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于古而通于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愍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敘禍未接歸葬其黨通典五十九

天子敬父議

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食天祿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而子雖以為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通典六十七

為曾祖後服議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

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遂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繼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通典九十六

論前母黨服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首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稅。與祖乖違，父既殁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終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于所養而反疑于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于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了如皦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于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如改葬之服。于時二代

無曰不允自茲已來行之不殊禮毋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適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已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遠與不也

答納采文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從祖弟先臣故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粲上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晉書禮志何皇后傳通典五十八）

答問名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通典作荊州）刺史關內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于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

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

荅納吉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大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荅納徵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

荅請期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告曰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再拜承制詔

荅迎后文

皇帝嘉命使者職重宣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與士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曉上謹答（並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何澄

澄字季玄充弟準之第三子孝武時為祕書郎轉丞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出為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徵拜尚書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元興末卒義熙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皇太后服議（隆安三年）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

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衰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通典八十

李胤

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魏時爲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轉吏部郎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尋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從河南尹封廣陸伯晉受禪拜尚書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轉太子少傅領司隸校尉咸寧初拜侍中加特進遷尚書令代何曾爲司徒太康三年卒謚曰成

奏請延訪三公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

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訊訪。（晉書李胤傳）

王毖子昌前母服議

毖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后厚與焉。大義滅親，況于毖之義，可得以為妻乎。（晉書禮志中　宋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曹志

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子。太和末，徙封濟北王。晉受禪，降封鄄城縣公，出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咸寧初，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免，後復為散騎常侍。太康九年卒，謚曰定。有集二卷。

奏議齊王攸之藩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

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于譎而不正驗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已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已爲當如博士等議晉書曹志傳

肉刑議

嚴刑已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

衆縣刑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垂縣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藝文類聚作闇者多服）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邪假使惡多尚不致死無妨產育苟必行殺以止殺為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大君無以尊矣故古人盜過不殺不盜輕積殺是以為上盜寬得衆不盜急積殺若乃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殺鞭杖為治也肉刑于死為輕減死五百為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奸輕則知禁禁民為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之喻也（藝文類聚五十四）

曹臣

臣志子元康中為中郎封關中侯移冀州大中正

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葬晉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

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曰宙爲功曹後爲祭孝前臣遭難宙爲鎭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于宙應見論貶

通典九十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喪于
郡游中郎關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二終